终结于2005

展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扫描全能王 www.saomiaoquan.com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结于 2005/展锋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06-7249-4

Ⅰ. 终… Ⅱ. 展…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045 号

责任编辑:骆 军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010) 84027892 (010) 64010813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52.5 印张 4 插页 880 千字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65.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目　录

1. 九龙柱与九凤壁 …… 1
2. 倾情演出 …… 21
3. 我的是咩也 …… 42
4. 立地成佛 …… 65
5. 屁股与脑袋 …… 83
6. 八字头上一口塘 …… 109
7. 元朝的凉亭 …… 136
8. 鹰与白鹤 …… 156
9. 筷子、沙罐、硕大 …… 177
10. 随意放屁 …… 196
11. 菊花与砍刀 …… 212
12. 重砣压大秤 …… 257
13. 种在鱼塘边的石榴树 …… 284
14. 燕窝与鱼翅 …… 309
15. 仰天长啸 …… 327
16. 飞翔的单车 …… 354
17. 扮演打手 …… 376
18. 失去土地的农民 …… 395
19. 形象问题 …… 413
20. 奔跑的水牛 …… 434
21. 没有了又叫做什么 …… 463
22. 可惜高潮太短暂 …… 485
23. 凄凉的挽歌 …… 505
24. 哇，死都抵了 …… 533
25. 咀嚼从前 …… 557
26. 你以为你是谁 …… 582
27. 本来就不是东西 …… 599
28. 一切权力归农会 …… 622
29. 有没有搞错，我有病 …… 647
30. 除了钱，最后还剩下什么 …… 677

31. 还是过去好啊 …… 712
32. 戴礼帽的赤脚医生 …… 738
33. 我有一个梦想 …… 769
34. 末代村支书 …… 793
35. 就剩我一个 …… 820

10

随意放屁

曾祖父到了四岁，在他的硕大已让村里人习以为常，不再有兴趣去说三道四之后，他的很擅长放臭屁的功夫，再次让村里人领教了他的神奇。他放臭屁，甚至可以做到随叫随放，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点数，也可连发，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大家知道，我们村盛产番薯，也就是说我们的主食之一是番薯。吃番薯打臭屁，这是生活常识。

当时有些广为盛传的笑话，说的就是我们村的人。那天是墟日，村里的女人去镇上摆摊卖蚝干，来了一个买家，是外地人，问她们卖的是哪儿的蚝。她们说这么靓丽的蚝，不是湾港的会是哪儿的？那人复又问她们是哪儿人，她们说是湾港人。不巧，有人于此时放了一个高浓缩的臭屁，买家捂着鼻子说，哇，原来是谐和蔸人！可见我们村的臭屁是多么闻名于世。

又说，我们村的女人去镇上卖番薯，买家不信她们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谐和蔸番薯，她们又没有别的话语说服买家，急中生智，遂撅起屁股放了一个响屁，买家闻了拍手大叫，哇，好劲，好威，真的是谐和蔸番薯！掏钱将所有番薯尽数买下。

真正让我们村里人深感尴尬和愤怒的是，政府对我们的放屁行为居然大加干预。曾祖父长大成人后，恰逢赶上蒋委员长在南昌提倡新生活，那年他二十五岁，祖父也已五岁了。村里除了像今天这样在村口立了一大牌，上书“忠孝信悌，礼义廉耻”这八个字以外，每户的墙上还贴上了写有“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标语。那时，政府当局除了要求我们村里人要衣着鲜亮整洁，说话举止要文明，不能随地吐痰，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大小便以外，还特意比其他村多一要求，在公众场合不能随便放臭屁。

此额外的要求，搞得我们村的臭屁，像我们盛产的番薯一样远近扬名，几乎成了一种著名品牌，无论走到哪，只要那儿的空气略有一点改变，或者说忽然不够新鲜，就会有人扬手大叫，谐和萌人来了！人们便会像现在搞走鬼的，远远看见城管人员，提了东西迅速逃窜。村里人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要求，居然会由此而传承下去，即使是三反五反群众聚会那样严肃的场合，主持人甚至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大家注意维护会场的空气卫生，有克制不住的，请主动迅速回避。

身怀放屁绝技的曾祖父，那个时候决没想到，在自此以后的历次运动中，他都要为他的特殊技能，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主要是极莫名的代价，替他人受过，说来实在是冤枉得很。不说别的，在新生活运动中，姬亲春起初对他还网开一面，没作出特殊要求，享有公民待遇。那天盂兰节，也就是鬼节，我们还把此节称为完田节。在我们村，一年有两个完田节，一是农历四月初八，春耕农忙结束，要杀三牲拜田伯公，即土地神，祈求好收成；二是农历七月十五，夏收夏种结束。这一天，按规矩村民除了要烧锡箔祭祖，拜田伯公，还要检查和维修水龙，做好防灾灭火的准备工作。而村里的老人则要尽义务，手持镰刀去割除道边路旁的蒿草以作善举。祠堂要雇僧道设坛放焰口，烧纸衣纸钱，还要施粥，广施苦鬼，超度孤魂，祈祷平安。姬亲春为了结合新生活运动，多加了一项，各家各户必须清扫门庭。

曾祖父和一个叫鱼眼的人，一块被祠堂叫去用竹篙绑了扫把清扫梁上的尘埃和蛛网，就是他小时读书的圣学祖祠。

这鱼眼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他是曾祖父一生中主要的倾诉对象，埋藏于心的话，很愿意嘀嘀咕咕地对他说。这种诉说多半是在劳作中进行，也有下雨天坐在屋檐下，望着雨帘，如雨丝一样作不尽的倾泻。现在我所知道的有关曾祖父的事情，几乎都来自鱼眼向他人的转述，或者对他人的错误表述予以纠正。他们当然是自小就在一块玩耍的好朋友，也是曾祖父打小就爱作弄的主要对象，连他的外号都是曾祖父给取的，意思是说他两眼的距离拉得很开，都快赶上像鱼那样一边一只了。

曾祖父的描绘是很准确的，如果他去配眼镜，配镜师傅也会指出这一点。由于两只眼睛好像整天都在闹意见，形象就显得有些猥琐，看人的眼神像贼，黑眼珠向上翻，露出的眼白很多，很容易让人想起死去多时的鱼，也是这样翻白眼的。其实真正的含义还在于他的眼睛好像鱼眼一样缺乏眼睑，不太能够眨巴，或者说他眼睑的肌肉比较僵硬，看什么都显得格外专注。他的个头不高，只到曾祖父的肩胛处，令曾祖父时常会像大人那样拍着他的肩胛说话，兴许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使曾祖父

很愿意找他倾诉。鱼眼的身子至死都很瘦小，轻盈得好像纸一样，风一吹就能刮跑。但他的嗓门却很高昂，那干瘪的肚子仿佛是个音箱，站在树下吼一嗓子，头上就会有树叶给震得刷刷地掉下来。

问题出在那天县党部来了一位要员，姬亲春虽然不是党员，在与之交谈中却忽然兴起，觉得应该让县上的来人看看我们村的新生活，于是领了此人到村里四处转悠。村里果然是很讲究新生活的气象，令此人看了甚是喜悦。来到圣学祖祠，恰逢姬上高正在给孩子们讲解什么是新生活，而曾祖父也已忙活完毕，扛了竹篙准备离去。那天不是盂兰节吗，他和鱼眼在祠堂扫尘。在门口碰到姬亲春，被他叫住，要他替这位要员斟杯茶，意思是要留这位要员对学生作一番训导。

曾祖父当时并没有像姬亲春后来说的那样不乐意，而是肩上扛了竹篙行动实在有点儿不方便，得容他把竹篙放下了再去忙活。而站在他身旁的鱼眼，手里只拿一把脏得漆黑如墨的扫帚，自然方便许多。在曾祖父把竹篙放好跑去斟茶时，鱼眼已斟好茶准备递上去，他顺手抓了一块略微干净一点儿的抹布，想擦一擦有点儿脏的台面，并非如姬亲春说的趁势放了一个奇臭无比的屁，熏得那要员差点儿栽倒在椅子前面。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怎么可以这样乱放臭屁！而且还当了要人施放这样高质量的臭屁！由于曾祖父放屁的名声太大，姬亲春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曾祖父故意捣乱，压根儿就没想到曾祖父的好友鱼眼也能偶尔有此作为。

如果姬亲春不当即就勃然大怒，鱼眼会主动承认错误，便不会被他的气势吓得两腿发软，搞得曾祖父替他受过，他那双平日滴溜乱转的鱼眼，于那一刻成了死眼，除了不敢吱声，腿肚子和牙关一哆嗦，复又施放了一个。这下连端坐于桌前的学生都消受不了，任凭姬上高如何挥舞教鞭，依然哇哇乱叫，那位要员更是快速地掩鼻而逃。这之后，姬亲春明确规定曾祖父，人多的地方，有官员在场的地方，全都要回避。

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讲笑，早两年，一位曾经在我们村搞土改的叫胡清礼的北方人，在一篇回忆录里就大肆描绘了当时开会的情形。他写道："由于那时村民是以番薯为主食，每天晚上，村民们吃了晚饭便会聚集到姬氏祠堂开会。未等村民到齐，那里的空气就已经非常糟糕，简直是臭不可闻，臭气熏天。等村民全部到齐了，即使把所有门和窗户都打开，还是抵挡不了来自村民们裤裆里的攻击。工作队里一位来自江苏的女工作队员，起先出于礼貌强忍着，后来便顾不了那么许多，除了戴口罩，还在口罩上滴了很多花露水。后来想出一法子，把开会地点改在室外的大榕树下，工作队的工作由此就开展得比较顺畅了。"

我们村里至今还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谐和荫番薯，栅下芋头，湾港蚝。那时我们把番薯也叫做番芋，正如把外国人叫番鬼一样，是另一种

叫法。紧接着还有一句：湾港的娘子，谐和蔸的后生。前者已全都成为历史，我们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不再种番薯，就连特意保留下来维持番薯品种纯正的一小块地，早两年也让新的建筑蚕食了，弄得大伯如种花一样，把仅存的几棵番薯种苗，很孤独地种在庭院里。而我们的村名，在大跃进到来之前就改为了永欣村。可街面上四处摆卖的，全都打着我们村的旗号，甚至还用大字写明：绝对正宗，谐和蔸番薯。我们谐和蔸的番薯，除了个大，皮红，蒸熟后，还黄澄澄的，好像刚出炉的鸡蛋糕，由于含有足够的水分，比鸡蛋糕更好吃，至少不会像现在的番薯那样如一团干饭哽着喉咙。在闹饥荒的一九四三年，用一斤番薯可换回十斤鲜蚝，即使在丰年，一斤鲜蚝也换不回一斤谐和蔸番薯，原因除了特别好吃，还因为无法高产，一亩山地，也就收获二百多斤，收获得最多的是番薯藤，几乎是番薯的两三倍。

像我们不再出产番薯一样，如今的湾港也已不再出产著名的湾港蚝，那片清澈见底的咸淡水于此汇合的弯如丝带的港湾，不仅被围海造地蚕食，幸存的也早就臭水横流，即使花了大价钱清污，养出的蚝，也没人敢吃。即使这样，就连香港和南洋的商家，也如内地小贩，标明自己出售的是正宗的产自中国大陆的湾港蚝。至于后者，很难说有什么改变，湾港村的娘子，似乎本来就不怎么漂亮，无任何可炫耀之处，而我们村的后生，除了我们这一房人有硕大的传统，也没发现有别的什么优势。

倒是我们村与湾港村人互对亲家的习惯基本没有改变，我的太太就是湾港村人，我们家族除了家在异地的二伯与三伯，亲家全都是湾港村人。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公允地说，曾祖父放臭屁的绝招，不是他刻意练就的，放屁是人的本能，谁都会，碰巧了也能放出几个高质量的。何况曾祖父那时才四岁，他能知道什么，应该说是大人不经意的纵容。那天家里来了客人，使家里的气氛显得比较凝重。来人是来村里创办小学的先生，他与我家有一点远房的亲戚关系。

那一年，也就是民国初年，前面提到的赴任三个月就挂冠策马回乡的姬亲春，始任我们乡的乡长，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我们村创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使用课本教语文和算术的现代小学，并从香港请来了这位叫姬上高的先生，由他一人担任学校的所有职务。姬亲春力图通过我们村的示范，其他村也能跟着效仿，随后轰轰烈烈地把农村的教育事业推上一个新台阶。

这之前，我们村是有族塾的，圣学祖祠就是当时兴办族塾的地方，全名叫圣学祖家塾，专供族中小孩读书。由族长请师设馆，凡本族弟子均可入塾，所有经费均由祠产支付。直到一九四九年，伴随着新生活的开

始，在时间过去了三十七年，我们村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完小，开设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程。

于此，我得说说圣学祖家塾是怎么回事。它有别于私塾和村塾，等同于族塾。祠堂规定："族内贫不能学者，招入家塾，悉力扶植之。"此祠堂是后来由我们姬氏十一世祖姬德颐掏钱修葺的，因为一场台风，把好端端的祠堂几乎夷为了平地。他年轻时为县禀生，明代天启年间曾任戍乡贡，赴京读书后，初任福建永定县训导，因丁外忧，补任江西寻乌县训导，后又继升江西万载县教谕，再升任袁州府教授。至是以老乞休，荣归故里，这位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倾尽毕生积蓄，修葺了这座圣学祖祠。他的后人于此之后，不断地补充被他们叫做圣学田的田产，作为族学之用，以及应付乡和县派下的学捐。村里的学子，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其路费，每人二十八元，中了举人每人奖赏花红一百二十元，科举废除后，凡在外读书者，每年学费和路费十三元，毕业后，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八元，把外面的好经验带回来。

那天，姬上高上我们家，事实上不是做客，是做家访，看此家人对孩子上学有什么想法。他来的时候家里已经吃过午饭，曾祖父的父亲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蓝色的土布短裤，高高地跷起一只脚，以高难度的姿势躺在厅堂里的条凳上睡觉，享受着凉爽的呼呼而过的穿堂风，宽松的裤腿正对着房门。姬上高后来开玩笑说，他进门的时候，此家人以屌相迎。

姬上高入座后问起家里的小孩，曾祖父的父亲进里屋把正睡得口水直流的他提拉到先生面前，说："还小哩，要读也得过几年，现在放屁都无力，都不臭。"这后一句，是我们村的土话，意思是说没这本事。要知道，那时的小孩是没有衣服穿的，即使是冬天，纵然有破衣烂衫裹身，小孩也都没鞋穿，大伯他们在十岁以前就没穿过鞋。一个光着身子的还没睡醒的四岁小孩，让大人提拉着站到陌生人面前，又是口水，又是鼻涕，不仅过于污秽，而且还特别木讷，其形象与现在时常能在电视里看到的非洲难民并无差异，也是那样的黑不溜秋。

大概是还没睡醒，他的硕大，此刻正昂首挺胸如迫击炮向上跷起，令姬上高一眼瞧见，忍不住抿着嘴唇隐隐作笑。不料，曾祖父偏偏于此放了一个不仅有力，而且很响亮的臭屁，让姬上高捂着鼻子，唉唉连声地说："哇，真是犀利！"

做父亲的则觉得有损他的脸面，除了向先生声明尽管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学，捐一条木凳是完全可以的，并威胁曾祖父，再放臭屁就一巴掌打死你！做先生的如何能够纵容大人这样对待孩子，便说："不碍事，不碍事。小孩子嘛，哪能控制得了。"

有人在一旁护卫，小孩子都特别容易人来疯。姬上高的话刚落，他

咬着牙齿，憋足了劲，来了一个更加响亮的。令姬上高在尴尬之余复又抬起胳膊赶紧护卫他，对那个扬起巴掌的做父亲的人说："小孩子顽皮，不要当真。"

做父亲的却用手指头点着他的脑袋说："他哪里是顽皮，他是看到家里来了客人而故意这样捣乱！"

姬上高笑笑，说："不会的，哪有这样故意捣乱的。"他的意思是再调皮的孩子，也不可能用这种放臭屁的方式来随意捣乱。

不管是什么意思，他父亲和姬上高于那个时候都是随便那么顺嘴一说，全都没把小孩子在生人面前放屁当真。而他却认了真。应该说一般小孩见了姬上高，大约都会像他那样认真，因为姬上高的下巴是几乎与脖子打成一片的，也就是说几乎看不到下巴，下嘴唇以下就可以说是脖子。由于没有下巴的掩护，张口说话，蠕动的喉结就分外显眼，好像脖子里塞进了一只拳头，使本来就不够丰茂的胡子好像长在喉结上。

如此好玩的形象，当然很容易引起小孩的关注，如果不是穿了体面衣服的陌生人，只怕要就此兴风作浪了。面对如此相貌的人，他自然要故意让人见识自己的本事，遂挺直身子，仰着头，两眼直视先生，以极做作的方式将气屏足，把两个腮帮鼓得圆圆的。在果真咚地一声之后，突然张开嘴巴，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声未落，父亲的巴掌就很响亮地摁在了他的脸上，并冲姬上高高叫着说："我说了他故意的吧，你看看，他就是这么爱捣乱！"

姬上高先是无话可说，略微感到有点儿窘迫，随即便觉得这事确实有点儿奇特。看到孩子被打哭了，好言去哄，冲已真的动怒的做父亲的人说："别打，小孩嘛，总归要顽皮的，偶尔捣点儿乱，反显得可爱。太中规中矩，反显得木头木脑。"

曾祖父对先生还在说自己不是故意，很是不满，心想，你不是不信吗，我再来一个，就要让你信！遂止住哭，仰头盯住先生，以很认真的神态，又施放了一个。

这下让姬上高真的是惊呆了，临出门时，嘴里还在一个劲地嘀咕："哇，人小马大，真是犀利，这种事还可以说打就打！"

自此，曾祖父的特殊技能就由村里的这位权威人士四处传扬开来，闹得四海之内皆知他放屁十分了得，许多人还好奇地大老远地跑来亲自耳闻，甚至弓身领教。

起初，他只能像先生所领教的那样即兴单放，并做不到说打就打，后来竟然可以，是因为经过先生的一番炒作，在骑虎难下的情景下，再加上做父母的一再纵容与口头鼓励，甚至还加以物资引诱与奖励，只好瘦鸡拉硬屎，现练现演。练着练着就熟能生巧了，不仅能说打就打，随后发展

到可以连发，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有声可无声，可悠扬可激越。整个一放屁能手，放屁天才，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他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屁星。

一个光屁股的小孩，搅得许多大人还专门跑来向他请教，要他传授窍门，那情景实在有些滑稽。四岁的小孩居然仰着头，支支吾吾地向大人讲授如何在没有屁的情况下把屁放出来，并且换着花样放，放时还玩弄一点儿艺术，使之别具风味。那场面实在可笑至极！何况他连话都说不利索，除了很会发出得意的大笑，尤其是在演示似的施放了臭屁之后，会笑得跳起脚来像青蛙一样乱蹦，其余的只会发出一些令他人不知所云的只言片语，让他的追星族在崇敬之余深感失望。

尤其是在大人的纵容下去即兴表演，那情景更是可笑到了极点。比如说，他那个如河马一样壮实的母亲，要他在众人面前来一个带叫的，他就会撅起光溜溜的屁股，嘟圆了嘴唇，像他祖母用手指拨弄他的小鸡鸡撒尿，哧哧有声地甚至还是带着尾音的，放一个很悠长的臭屁。再比如，他父亲附在他耳边唆使他趁谁不注意，去谁的身边放一个不响的。他就会抿着嘴，尽力不使自己笑出声，龟缩着背，悄悄走到那人身后，屁股一撅便飞快地跑回来。到那人觉得空气突然变得臭不可闻，扭头四望，看到他与他父亲正笑得肩胛乱耸，便知道已经遭了他们父子的妖道，随手捡起土坷垃甩去，反引起一阵越加兴奋的笑声。

尽管有众多的人想学会他这门绝技，整天用糖和烤番薯，或者是好言好语哄他，也并不是说他思想保守，害怕他人的技能超过自己，从此不再屁霸天下，实在是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人得到真传，唯他一枝独臭，也就毫不奇怪。

于此，不能不说一说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一个人，就是跟在姬亲春的马后去上任的那个叫牛仔的人。此人除了武功超强，人也长得威猛高大，跟随主人，在上任未遂的县城，就让好几帮土匪领教了他手头功夫的厉害。他平日里在禾场上练功，随意玩出的花样，就连眼光独到的柱伯老公公看了都击掌喝好。

最让村里人看得双眼滴血的还是他的剃头技术，在曾祖父出世那会当然显不出好，因为大家都蓄辫子，辛亥革命后，辫子剪成了短发，他在去香港买剃头家伙时，虽说只是很简易地学了几招使用家伙的技术，顺带学了几种发式，尽管给姬亲春剃的是和尚头，却显得要比剃头匠的手艺好。据说好就好在使用的家伙不一样，牛仔使的是洋家伙，一律的咔咔响的德国造，其咔咔响形容的是推剪和发剪。至于剃刀，其形容词是锃光瓦亮，是形容刀身镀了锌后的品像，不像一般走村过户的剃头匠使的，那是一般的铁匠店都能买到的，最上档次的，虽说也能把刀把折叠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除了一线刀口闪出一丝光亮，通身像炭一样黑不溜秋，把子也不是用胶木做的，捏在手上的手指，决没牛仔跷得那么漂亮，可以很舒适地甚至很舒展地跷出戏台上兰花指的意韵。

牛仔上香港买来的剃头家伙，并非仅为姬亲春一人服务，他三兄弟的一大家子，所有人的脑袋都归他修理，搞得半年多一点儿时间，他就要专为剃头工具去一趟香港，请剃头师傅磨推剪和发剪以及剃刀。据说只有那儿磨出来的才不会夹头发，剃头好像受难，须咬牙切齿，龇牙咧嘴，刮过胡子后，好像喝醉了酒，满脸通红，手一摸还像抹了辣椒一样火辣辣的痛。牛仔时常去香港磨刀，搞得后来村里人对要剪什么发式，一律用姬亲春作榜样，一句就姬亲春那样的，剃头师傅就知道是东洋装，随后又是平头装，再随后又是陆军装，搞得姬亲春成了全村人的榜样与旗帜，一律是相同的发式。至于后来兴起的博士装，那是姬亲建对他哥哥的取代，因为学生全是那种装扮，搞得村里的年轻人全知道对剃头师傅说就姬亲建那样的。而牛仔在剃头设施上的不断完善，让其他剃头匠也看样学样，剃头挑子里开始有了能把脑袋装进去的长方镜子，把四方凳改为了有靠背的藤椅，木梳改为了化学梳，木盆改为了搪瓷脸盆，年轻点儿的剃头匠也使用起了德国货。随着后来发式从香港传来的式样多了，姬亲春和姬亲建的示范作用便减弱了，有西装和花旗装之区分，花旗装就是美国装，不会剃的师傅，常常会把花旗装剃成西装。至于圆头装，也就是我小时候叫做的暹罗柚，我之所以会有柚子脑壳的外号，就因为时常是顶着这样的发式出门，看去确实很像产自泰国的柚子。像祖父那样剃光头，已经没有人这样折腾，他是披了佛的外衣，刻意为之。姬亲春发式的变化，最后固定到平头和陆军头这两种式样，日本鬼子入侵县城之前是平头，随后改为光头，有铭志愿的意思，日本鬼子投降后，剃成了陆军头，好像还要与谁大干一场。

牛仔的剃头技术只为姬亲春家人提供，拒绝村民。曾祖父后来动过学剃头的念头，因为由他供应柴火的豆腐店隔壁就是理发店，时常去看，就有那念头了，感觉中比砍柴要挣钱多，平均每天可入账一块五毛。那时剃头是一毛，剃新式的是一毛五，修面是五分。如果无需请人，有五十块本钱就可开张，挣了钱再租店面。他的意思是在街边开档。没去做学徒是因为家里不愿意，剃头匠属于下九流，不为人称道，以后找不到老婆，人们都说剃头匠好嫖赌，挣了钱就胡吃乱用，还一嘴的伶牙俐齿，十有八九打光棍，死后都没人收尸。说裁缝也是这样，虽有老婆，却十有八九好嫖，给人量身，咸咸湿湿，在妇人身上拉拉捏捏是很寻常的。

我们那时对下九流是作如此定义的：一削，削脚趾的，二拍，拍背的，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的，五莲花，男女唱莲花落的，六戏子，唱粤剧

的，七差人，出官差的，八剃头佬，九娼妓，鸡婆。上九流是：一举人，二郎中，三问卜，四勘舆，五丹青，六匠工，七僧人，八道人，九琴棋。

牛仔是河南人，也是吃番薯长大的，家乡也有吃番薯打臭屁一说，自己也时常会制造出很壮观的响声，他闻讯跑去看曾祖父的即兴表演，在大笑之余，情不自禁地捂着鼻子说："这孩子长大了可以练武功，更可以练气功。"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运气。小小年纪居然懂得如此艰深的学问，真是神了。心中不免暗暗吃惊。

他随意说的话，让在一旁的曾祖父的父亲不仅听到了，而且还当了真。当即就拖住牛仔，要他教他儿子学武功。牛仔只是随意一说，敷衍着大笑而去。

当天晚上，曾祖父的父亲在妻子的极力支持下，提了两斤用甘蔗渣熏得焦黄的禾花鱼，跑去找姬亲春，希望通过他，迫使牛仔教曾祖父学武功。有武功在身，这孩子来日就大有指望。烟熏的禾花鱼是我们村过去最有名的礼品，无论是用谷壳，或者花生壳，抑或像我们家喜欢用甘蔗渣熏制的，一律深受欢迎，宝贝一样必用罐子好生保存，留待慢慢享用。喜爱吃辣椒的人，用干辣椒去炒，仅仅闻了那股香味就会口水长流不止。如果放在饭上去蒸，满屋的香味，纵然发生地震，只怕也没人往外跑。如此上等好物，却让姬亲春好一阵嘲笑和训斥。

姬亲春有吟诗作对题诗作画的家传，曾祖父的父亲去的时候他正在屋后望着一轮明月，坐在竹园里的石凳上吟诗。他的突然闯入，无疑破坏了姬亲春的雅兴，听了如此这般的诉说，不经意地哼了一声说："能放几个屁，你还真就以为了不起了！是人就会放屁，连猪都会！"

他不知深浅，争辩说："那不是一般的屁，说放就放！"

姬亲春说："还会是香的？"

他说："香倒不至于。"

姬亲春说："那就对了。很能放屁就让你乐成这样，还讲不讲耕读传家，礼义廉耻？族规家训讲得很明白，教习拳棍，断不姑殉！祖上的话你都敢违背，我看你是越活越不懂事了！你去四处打听打听，现在满世界都在传说谐和萌人就连小孩放屁都与众不同。这像什么话！我告诉你，才四岁的小孩，能在家里好好呆着就行了。过几年上学，不许去学什么武功！我要再听说你纵容孩子刻意放屁，到时我止颁你的胙肉！"

于此，我得就胙肉作些解释。在我们村，过去有很多公田，除了很少一部分由神坛和社坛掌握，绝大部分被祠堂控制。这里的公，不是公众的公，而是谁家前辈的公，是公公的意思，也就是由他立的公，凑的一个份子。当然是凑给祠堂，由祠堂统一经营管理。自然是要年年收租的，除了祭祖的费用，即使干完了诸如救助五保老人这等事情，也常有结余。

这结余部分就由主事人，也可以说是由族长，把多余的谷子粜给村民，待积攒到相当一笔钱后，购买田地，用现在的话说是自我发展。

并不是只有地主富农才会把自己的田公给祠堂，一些贫农也会把本来就不富裕的田作公，相比之下，只是有多有少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原因很复杂，地少者是害怕分给子孙后，子孙们会把田产变卖，公给了祠堂，即使以后百年了，后人无力安葬，多少也可从祠堂拿到一笔祭费，即使子孙潦倒了，也可得到周济，给家人留了一条后路。有点儿现在参加社保的意思。

公田一多，立了公的后人便有了要分一杯羹的想法，当然是生活不够好的那部分后人，于是，后来就有过年过节分谷分肉的传统。谷叫红丁谷，肉就叫胙肉。胙肉又有老人肉、房股肉、丁肉之分。胙肉是村里出的秀才举人这样有功名的人专享的。老人肉，含有敬老成分，上了七十的男人和寡妇，人者有份。房股肉是分给每一房的，再由房分到人。房股肉和丁肉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人丁一份，由于各房的人数有多有少，人数少的就主张按房分，扛了肉回去再作细分，人数多的则主张分丁肉，不会因为人多而比房股肉少。于是，每到分胙肉，为此总要闹出不少矛盾。是姬亲春很干脆地采用平均主义和叠加的办法，把所有矛盾统统予以解决了，又通过把妇女不能分谷分肉，改为姬姓人氏人者有份，利用每年的分谷分肉，把村里人统一在祠堂的整体管治下。分肉是在春节，分谷则是在青黄不接时，分肉有止颁胙肉之说，分谷则没有，因为止颁了胙肉也不会死人，要是止颁了红丁谷，那很可能是要饿死人的。

这话让曾祖父的父亲吃惊不小。止颁胙肉，是违反族训宗规的处罚。姬亲春是族长，他有权行使这个权利。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得到祭品的权利，尽管从经济上并无多大损失，却无异于割断了与祖先联系的纽带，会被视为不肖子孙以致遭受歧视。他当即有点儿闹不明白，大家都以为乐的事情，怎么到了姬亲春那儿就这么严重？随便闹着玩玩，大家一齐开开心，至于吗！从此，在村人面前他收敛了许多，不敢再唆使儿子到谁的身后去捣乱，也不敢在儿子得逞后仰头大笑，实在抑制不住，其笑也变得有点儿胆怯，好像小偷一样生怕被人看见。

即使事态有这些微妙的变化，曾祖父依然风头不减，身边整天都围满了人。除了凑热闹的，有一些人的神态则显得颇为神秘，时不时地会在一旁抿着嘴唇，学了他的做作，身子略微一歪，撅动着屁股，对并未施放出想像中的动静，尴尬地微微一笑。其中当然小孩多于大人，小孩对此的兴趣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都知道拥有这门技能，可以随意作弄任何人，其之好玩简直无以言状。于是，许多小孩为此花费了不少力气去偷学苦练，搅得姬上高时不时地要举着一根如钓鱼竿那样的竹梢，即使

大雨磅礴，也会顶了斗笠，四处寻找和追赶从课堂开溜出来的学生，见一个就呼地一声，远远地一竹鞭甩过去，吓得学生抱头鼠窜，让村人见了无不开心地哈哈大笑。遗憾的是，无人能够练成，即使是随意单发，也没人能做。他就那样一枝独臭地傲视群雄，如黑帮老大，只有他作弄别人的份，而他人则拿他毫无办法。

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他多少感到了些许的寂寞，对围观的村民渐渐地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冷漠，许多时候居然在大人的一再要求下罢放，即使他母亲用河马般的身子压将过来，也执意罢放。于是，他的技艺很快就停滞不前，未能推陈出新，用不断开发的新品种来吸引村里人。大家的兴趣也就渐减，他母亲高昂的笑声也渐渐地变得低沉。在村里也很难看到他以诡谲的笑容小偷一样很鬼祟地窜到谁的身边，屁股一撅，便欢快地迅速逃离，令那人在捂着鼻子的同时，还车转着脖子寻找肇事者。

三年后，当曾祖父正式结束赤身裸体的生涯，穿上衣服成为姬上高的学生，这位曾经像伯乐一样发现他有放屁天才，随后又大肆炒作的人，在他入学没几天就让他明白，原来故意放臭屁是很不文雅的行为，去到外面，会让人耻笑。

姬上高来村里虽是开办新学，可孩子入学却搞的是老一套，除了讲究择良辰吉时，还要求家长备妥衣鞋笔纸等物，到入学之日，孩子必须穿戴一新。至于要带上鲤鱼、葱叶去学校，虽不是他要求的，是大人意谓孩子的识理与聪明，但他对此一律表示赞同。因为他在学生到学堂后，除了领去拜谒孔子，还会领了学生去敬祖先，并在祖先的牌位前供上糖糕和米粽，寓意是高中，一路高中上去，随后再领学生到池塘边把鲤鱼放生，企盼学生以后能跃龙门。晚上则是学生家长宴请先生。

姬上高打从知道在新招的学生里有曾祖父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这个放屁明星将会给他的教学招来许多麻烦，觉得必须在麻烦还没到来之前，就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在曾祖父的父亲牵扯着他去入学，还没履行必要的手续，他就板着脸，很严肃地说："学校这地方，是不能随意放屁的，何况学校还设在祠堂。"

他父亲说："姬校长，他还没上学，我就捐了一条长板凳和一只矮凳，丢……"知道在校长面前不能这样粗鲁，赶紧打住，脖子在好一阵扭动后，冲姬上高伸出一个手指头，表示他确实捐了一条长板凳和一只矮凳，但他做出的动作却好像是要动手打人。

姬上高仍然板着脸说："这与捐了什么没关系。随意放屁，就是故意捣乱，除了打掌心，还得罚站。"

他父亲很纳闷儿，皱着眉头说："有屁也不能放？就是姬亲春这么有本事的人，也会有憋不住的时候，那怎么办！丢……"

姬上高说："我是说随意。他在家里随意玩弄的那一套，在学校绝对不允许随意乱来。"

他父亲似乎依然有些纳闷儿，歪侧着脑袋，说："是不是所有学生都不许随意放屁？"

姬上高说："不是。就是专门针对他。"

他父亲一扭脖子，那句一直压抑着没叫出口的惯骂，脱口而出："丢你老母！怎么可以这样！"

姬上高瞪大本来就不够大的眼睛，一拍桌子，以同样高的嗓门叫道："放肆，怎么说话！丢谁的老母！"

让站在一旁的曾祖父第一次见识了动怒的先生，却差一点儿没控制住大笑起来，因为姬上高在拍桌大叫时，那急速嚅动的喉结仿佛要弹跳而出。他父亲却吓得脖子一缩，慌忙扭头四顾，没看见有可以临时揪住狠狠地丢老他老母的人，便压低嗓门说："不是说你，没控制住，就像你刚才说的，随意放屁，该打手掌心！"说毕，突闻身边咚地一声，一巴掌甩在曾祖父脸上，恶声恶气地叫："不许放屁！再放我就打死你！这是学堂，不是家里！"

其实，曾祖父是想帮帮他，故意施放一屁，看姬上高又能怎样，那个喉结又会如何地上下嚅动，没想却反招来不分敌我不知好歹的一巴掌，真是无趣得很。

当天晚上的宴请，白天吵架的双方还未入席，气氛就显得很有趣。姬上高还在端着架子生气，而曾祖父的父亲也在延续白天对儿子的愤怒，用眼角一斜一斜地挖着曾祖父，那意思是一切错误都在他身上。而曾祖父的形象，自穿了大约还是父亲穿过的衣服，就显得格外的滑稽，除了同龄的孩子笑话他，他自己也觉得异常可笑，却又不能不穿，这是已经上学的标志。让两位这么很不友好的盯着，他几次想抓准机会溜掉，却都让大河马很及时的叫住了。她在厨房忙活，好像眼睛能穿墙，能眼观厅堂里发生的事情，一会儿叫他给先生点烟，一会儿叫他给先生斟茶，又一会儿叫他给先生拿花生和瓜子，每次都是走到门口就让她叫回。既然走不了，他蜷在角落里，滴溜着眼睛观看大人如何表演。

姬上高的表情依然很严肃，他觉得必须如此，否则便不足以展示先生的威严，以后反会让学生小瞧了。如此做作的表情先没吓着曾祖父，反把他父亲弄得十分紧张，也摆出了同样严肃的表情，如钟馗一般瞪着眼睛横扫身边的一切，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足以表示对先生的尊敬。于是，这两人就像在进行有关停战谈判，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好像谈判还不顺利，正为某些条款僵持着。好在酒菜也有烧好的时候，在入席上坐前，曾祖父跪于姬上高面前磕头，履行拜师仪式。姬上高摆出戏里老生的架

势端坐于木椅上，正要以较好的心情接受学生的叩拜，没想到却让曾祖父的父母搅了兴致，只听他父亲站在一旁冲儿子伸了长手，指着他高声大叫："记住了，以后不许随意乱放屁！"

大河马也一旁帮衬着大叫："对，千万要记住了，不许乱放臭屁！你要记不住，我拧下你的脑袋当夜壶！"

让姬上高有点儿哭笑不得。随后入席喝酒，这两位做父母的，还是生怕先生不理解他们的立场，喝着酒还时不时地要扭头，如此这般地冲曾祖父吼上一句，教训他一定要记住了，在学堂不许乱放臭屁，令姬上高恨不能把酒杯一摔拂袖而去。

姬上高为了让曾祖父能在短时间内明白随意放屁是多么丑恶的事情，特意组织高年级同学演了一出活报剧。内容是一个乡下农民挑担进城卖番薯片，脱下一双又脏又臭的鞋垫在屁股底下，两只乌黑的臭脚，很夸张地从箩筐后面伸到前面，让路人看了避之不及。此人除了大口胡乱吐痰，还用手指头拼命挖鼻屎，一会儿用手指头压住鼻翼左边，一会儿压住右边，很有气派擤鼻涕。一个女人过来问他价钱，他做了个手势，女人问能不能便宜点儿，他在摇头的空当很响亮地放了一个臭屁，女人皱着眉头，用手捂住鼻子，逃也似的跑了。没过多久，来了一个男的，正想问他价钱，他很随意地一口痰吐在那男人的脚上，气得那男人脱下鞋子就要冲上去打他，让旁边摆摊的人劝住了，说他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不懂礼貌，不知道做人要讲文明，你就饶了他这一回，下次再这样就把他扭送乡府。最后旁边摆摊的人带来的东西全卖光了，他的东西还在那儿，只好很无奈地挑了箩筐回家。

果真大有效果，曾祖父当即表示从今往后再也不随意乱放臭屁。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正规教育，也是他第一次知道城里人很讨厌他人乱放屁。问题是，这玩艺儿不是说不放就不放，控制不住的时候是常有的，加之他是如此光芒四射，即使真的什么也没干，课堂里气味的突然改变，尤其是在关键时候发生了突然改变，从而使整个气氛发生逆向性改变，姬上高和同学全都扭头看他，让他蒙受冤屈。当了同学的面，伸出手掌挨姬上高的板子，甚至顶了烈日，在操场上罚站，自然是在所难免的。经常如此，他立志不放臭屁的意志便发生了动摇，觉得与其蒙冤，还不如敢作敢当，至少不会让他人捡了便宜又卖乖。问题在于，在知道故意放屁是不文雅的行为之后，羞耻心使他变得敢作不敢当。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他很懂得调整策略，努力创新，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他的技能便产生了质的飞跃，使他的敢作能够进行得既巧妙又隐蔽，甚至还能很明显地嫁祸于人，令他人顶了罪名挨板子，搞得竟连姬上高都弄不清应该对谁加以惩罚。这就很使他父亲感到万分骄傲，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